

关仁山 著

废墟上的石榴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书局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海峡少儿出版创意基地

关仁山
著

废墟上的石榴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废墟上的石榴 / 关仁山著. — 福州 : 海峡书局,
2015.9

(自说自画丛书)

ISBN 978-7-5567-0135-3

I. ①废… II. ①关…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1329 号

废墟上的石榴

FEIXUSHANG DE SHILIU

著 者: 关仁山

责任编辑: 廖 伟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书局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出版中心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20

印 张: 9.4

字 数: 133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67-0135-3

定 价: 31.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

“老味儿”关仁山

文 | 胡殷红

关仁山，唐山人。不知道为什么唐山人自嘲是“老味儿”，多少含点“土”的意思。1997年河北文坛“三驾马车”驾辕满世界瞎跑那阵子，我在北京见到了笑模笑样的关仁山和“浑不吝”的谈歌。如今关仁山都当了河北省的作协主席，讲话发言，臭贫聊天，他“咋儿着、咋儿着”的，还是那腔儿，成天笑眯眯的还是那样。

“三驾马车”由三个河北作家组成。何申是大哥，板整有样。谈歌长得就像个车把式还嗜酒，只要喝多了，就得关仁山背着他回家，我管这叫“燕赵悲歌”。老谈在关仁山面前总是倚老卖老“挤兑”小关，可私下里不管醉与不醉都口齿不清地表示：小关写小说扬名立万时，我还写新闻当记者呢，那时我已读过他不少作品，见过他“下”的不少鸡蛋，就是没见过下蛋的鸡。然后嘎嘎狂笑，口水四溅地列举关仁山小说，时不时背点段落。凡到这时我都刺激他：把嫉妒当歌儿唱也是嫉妒。谈歌东倒西歪地“正经”起来：“我是真挺佩服他，我绝对写不出来，打死我也写不出来。”

评论关仁山的作品不是我的专长，更何况作家出版社那本近40万字的《关仁山研究专集》摆在眼前，我还能说出啥新鲜的话？只能用现在已经说滥街、成了贬损

词儿的“多才多艺”再“贬”一把在书画界写书最多，在文学界书画有名的关仁山。关仁山不会吸烟，不会喝酒，拉拢女同志最多也就开张口头支票，但他也得有点啥情趣吧？上中专学过美术，这几年拾起来，调剂一下枯燥的写作生活，我就不说他是附庸风雅了。可这一画也麻烦，没人追着要他的书了，要字要画的不少。听说有一次在县里搞活动，人家介绍关仁山是书协主席，真书协主席恼得又摇头又跺脚。

我去过几次唐山，大街小巷里转悠，时常看见关仁山写的大字牌匾和他画的“关葡萄”还有白牡丹，以及书法。带我转、陪我看的一干“小吏”，说起关仁山的字画，比关仁山本人还神气招摇。说关仁山在唐山搞的那次个人书画展吧，文学界的朋友也就是想去捧个人场凑个趣。可大出意料，那场面壮观得就像赶菜市场、抢便宜货，还尽是手上戴着大金戒指的煤老板，张口就买十来张。他们眼看着一个老外买他一幅画，几千欧元一手钱一手货。几年前，关仁山随陈建功、何建明、麦家等到澳大利亚访问，带了两幅装裱好的画，其中一幅葡萄送给悉尼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接画时问：“葡萄怎么这么红？藤蔓处还闪着金？”关仁山说：“深红是真朱砂，

有的地方点了金粉，辟邪呢！”悉尼作家笔会副会长谭毅女士向关仁山求字，陈建功调侃：“写‘少生孩子多养猪，超生违规，扎！扎！扎！’。”本来是个玩笑，关仁山回国后还真就按领导指示办了，谭毅不仅得到了又点金又抹朱砂的葡萄，还白得了一幅饶有意境的字，高兴得一个劲儿打越洋电话。

那年在北京开青创会，正赶上“三驾马车”在道上野跑狂奔得来劲呢，因为何申与谈歌都超岁数了，唯有关仁山独自来北京开会，大家总是打听老何与老谈，关仁山只得端起酒杯豪气干云地代表他俩给大家敬酒。我当时就打电话给谈歌，说关仁山以前不喝酒是装的。谈歌知道关仁山的斤两儿，心疼地吼叫着：“谁批准他代表了？长本事了？告诉他千万别逞能！”果不其然，当晚“狗熊”关仁山就英雄地去医院输液了！

我总调侃关仁山：一个人微笑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不变的笑脸。你就是装，装这么多年也挺难。自打手机普及到现在，每逢佳节我都能收到关仁山问候的短信，我曾问谈歌：“他也给你发吗？”谈歌非常不屑：“我只要接到他肉麻的短信，一准回拨电话训他，‘有事没有？没事别老骚扰我！’”谈歌又嘎嘎傻乐说，“他哼哼唧

唧老实听着。”谈歌是个粗人，不管在哪儿喝高了站在马路旁就尿，关仁山只能给他放哨。谈歌说：“用不着，你也别憋着。”关仁山望着马路上来来往来的行人，胆怯地说：“我不敢，我心理素质不好。”谈歌扯着嗓门喊：“你憋屈自己干吗，跟我练几回，心理素质就上来了！”关仁山上车后还嘟嘟囔囔跟大家说：“这不好练，我天生胆小。”还有一次我们正好在石家庄参加一个会，接到电话说谈歌从楼梯上滚下来摔得不轻，会一散关仁山就奔了保定。没想到关仁山一到，就被瘸着腿、拄着棍的谈歌拉上饭桌，他像立了战功的伤兵往主位一坐“可劲儿造”，关仁山插不上嘴，就只能眨巴着眼看他闹腾。其实谁都看得出老谈心里是真暖和。

不能不提的还有关仁山的拿手好戏——唐山方言版的评剧《列宁在1918》。他故意强调“老忒儿”味儿，从不嫌“母语”土，把个挺经典的电影演绎得“掉渣儿”。酒不行，他就唱，这招儿能顶酒使，关仁山特别卖力气。尤其三匹“野马”捆到一起以后，哥仨冲出河北唱遍全国。我碰见他们的次数多了，真有点听腻了，就对关仁山说：“你们就像戏班子卖唱的。”没隔两天，“三驾马车”奔了浙江，中午作协领导请客，就因为演了这个节目，

晚上《江南》杂志又加了一顿，请编辑们看他们演出。关仁山叹息着说：“我们这叫一路卖唱到江南啊！”天津作家李唯把这个段子写进电影《美丽的大脚》，演员孙海英是用陕西地方腔唱的。那年倪萍主演关仁山的电视剧《天高地厚》，开机时，倪萍非让关仁山唱唱“原版”的，听罢，倪萍前仰后合地说：“还是唐山味儿地道！”

20世纪80年代末期，关仁山写过一阵通俗小说，想“改邪归正”的他把最后一本的署名权卖给唐山一书商了。书商过去是批发玉米淀粉的，手头没钱，稿费就拿三卡车玉米淀粉顶了。关仁山托朋友帮忙把淀粉卖给了唐山万里香灌肠厂。老板看着关仁山，憨厚地说：“其实我也用不了这么多，但作家的忙咱得帮，要不然你咋办啊。”关仁山心想，人家对作家这么尊重，以后写点真格儿的吧。从那以后，关仁山就开始写他的“雪莲湾”了。没想正是这一点儿实实在在的感恩心理，成就了他日后相继出版的长篇小说《麦河》《日头》《天高地厚》《白纸门》。《白纸门》里写到的“雪莲湾”，其实就是他的家乡黑沿子村。这几年，镇里请设计专家按照关仁山小说描写的民俗，设计了“雪莲湾蓝海新村”，把他虚构的世界变成了现实的新农村。

关仁山 13 岁那年让人从唐山大地震的废墟里“刨”了出来，虽然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刨”他的时候谁也想不到这小子日后能成为这么有名的作家，还能画画，写书法，举办个人书画展，如今他已是中国作协书画院副院长了。由他创作的《废墟上的石榴》是“自说自画”丛书之一，最恰当不过。他在这套书中画了很多石榴，还有一些人物，真是路路通啊！当然，从 13 岁至今，他为自己的成长付出了多少辛劳，多少努力，只有他自己清楚。正所谓“天道酬勤”，连接磨难与成功的中间环节永远只能是勤劳。2016 年是唐山大地震 40 周年了，所以他的《废墟上的石榴》值得我们期待！

| 序：“老味儿” 关仁山 / 胡殷红

- 001 | 灾难中的军魂
- 013 | 教堂的钟声
- 026 | 地震孤儿的生命历程
- 036 | 废墟上的风筝
- 058 | 绝恋
- 066 | 废墟里的爱情
- 072 | 勇敢与牺牲，我们寻找那颗星
- 078 | 废墟上的白衣天使
- 090 | 校园里的英雄花
- 098 | 阿南的黑眼睛
- 101 |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
- 106 | 地震孤儿快乐成长

116	真情告别
124	鱼从我的头顶飞过去
129	老人与鹰
136	吃麻糖的乐趣
142	唐山人的幽默
148	祖先的眼睛
152	守林老人的歌
156	生命的绽放
161	因为唐山，所以这样活
170	后记：大俗大雅 / 张继合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恐怖的时刻。

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已经没有了黎明，它被漫天迷雾笼罩。石灰、黄土、煤屑、烟尘以及一座城市毁灭时所产生的死亡物质，混合成灰色的雾。浓极了的雾气弥漫着，飘浮着，一片片、一缕缕、一絮絮地升起，像缓缓地悬浮于空中的帷幔，无声地笼罩着这片废墟。

仅仅数小时前，唐山还是那样美丽，现在，它肢残体碎，奄奄一息。茫茫大雾中，唐山火车站东部的铁轨呈蛇形弯曲，其轮廓像一只扁平的铁葫芦。开滦医院七层大楼，成了一座坟丘似的三角形斜塔，顶部仅剩两间病房大小的建筑，颤巍巍地斜搭在一堵随时可能塌落的残壁上，阳台全部震塌，三层楼的阳台垂直地砸在二层楼的阳台上，欲落未落。唐山第十中学那条水泥路被拦腰震断，一截向左，一截向右，错位达一米之多。

更为惊心的是，在大地震裂缝穿过的地方，唐山地委党校、东新街小学、地区农研所以及整个路南居民区，都像被一只巨手抹去似的不见了。一场大自然的恶作剧使唐山面目全非，桥梁折断，烟囱倒塌，列车出轨，七零八落的混凝土梁柱东倒西歪，落而未落的楼板悬挂在空中，到处是断墙残壁……

头颅被挤碎的，双脚被砸烂的，身体被压扁的，胸腔被戳穿的……最令人心颤的，是那一具具挂在危楼上的尸体。

有的仅仅一只手被楼板压住，砸裂的头耷拉着；有的跳楼时

被砸中双脚，整个人倒悬在空中。这是遇难者中最敏感的一群，已经从酣梦中惊醒逃生，然而，他们的逃生路却被死神截断。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在三层楼的窗口已经探出半个身子，沉重的楼板落下来把她压在窗台上。她死在半空，怀里抱着孩子，在死的一瞬间，还本能地保护着小生命。随着危楼在余震中颤抖，母亲垂落的头发在雾气中拂动。形形色色的人影在灰雾中晃动。他们惊魂未定，步履踉跄，活像一群梦游者，恍恍惚惚。他们一切都麻木了，泪腺、声带、传导疼痛的神经系统都麻木了。

但是，清醒的幸存者已经开始了拯救生命的自救和互救！地震灾害与其他灾害不同，这个恶魔不仅震塌房屋，还要毁坏交通、通讯等设施。自救和互救非常必要。唐山人民进行了一场顽强的自救。只有在特殊的情境下才可以见证这种特殊的顽强。如果没有第一个人的抢救就没有十几个人的获救，没有十几个人的获救就没有后面上百个人的获救。

据有关资料显示，唐山地震后，唐山市区有 60 余万人被埋压在倒塌物中。通过灾区人民自救互救脱险的约有 48 万人，占被埋压人员的 80% 以上。这说明灾区人民自救互救活动在抢救生命的斗争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为此唐山还形成了一套自救互救的经验。

大地震中被倒塌建筑物压埋的人，只要神志清醒，身体没有重大创伤，都应该坚定获救的信心，妥善保护好自己，积极实施



关仁山

军魂

68×68cm

水墨国画

自救。自救原则包括：要尽量用湿毛巾、衣物或其他布料捂住口、鼻和头部，防止灰尘呛闷发生窒息，也可以避免建筑物进一步倒塌造成的伤害。尽量活动手、脚，清除脸上的灰土和压在身上的物件。用周围可以挪动的物品支撑身体上方的重物，避免进一步塌落；扩大活动空间，保持足够的空气。几个人同时被压埋时，要互相鼓励，共同计划，团结配合，必要时采取脱险行动。寻找和开辟通道，设法逃离险境，朝着有光亮、更安全宽敞的地方移动。无法脱险时，要尽量节省气力。如能找到代用品和水，要计划着节约使用，尽量延长生存时间，等待获救。保存体力，不要盲目大声呼救。在周围十分安静，或听到外面有人活动时，用砖、铁管等物敲打墙壁，向外界传递信息，当确定不远处有人时再呼救。

互救是指已经脱险的人和专门的抢险营救人员对压埋在废墟中的人进行营救。为了最大限度地营救遇险者，应遵循以下原则：先救压埋人员多的地方，也就是“先多后少”；先救近处被压埋人员，也就是“先近后远”；先救容易救出的人员，也就是“先易后难”；先救轻伤和强壮人员，扩大营救队伍，也就是“先轻后重”；如果有医务人员被压埋，应优先营救，增加抢救力量。

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钱钢说：“一个幸存者救活十数人，十数个幸存者救活数百人。生者与死者的鲜血融合在一起，在黑色天地间写下一个大大的‘人’字。”谁也不能否认，这个大写的“人”字，是汉语言中最秀美的文字，是人类文明历

程中最壮丽的纪念碑。它不仅记录了每个灾民在废墟中向上崛起的姿势与精神内涵，同样是人类救灾救困时同舟共济的支撑与搀扶的剪影。

当十万大军还在公路上奔行的时候，唐山在痉挛，在疼痛，在苏醒。震后的黑色的雨，瓢泼般地倾向废墟，和历史上许多大地震之后的情形一样，无休无止的暴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唐山

关仁山

月缺月圆

68×68cm

水墨国画



的废墟中开始一片一片地渗出淡红色的液体。它越渗越多、越积越浓，像一道道细细的淡红色的泉水，从预制板的裂缝中淌出来，沿着扭曲的钢筋滴下来，绕过毁断的窗棂门框，又从灰白的墙壁碎土中渗出来。人们终于看清，这是从蒙难者尚未清理的尸体中流出的血水。淡红色的血水缓缓地流着，聚合成一条条红色的小河，在黑色的废墟上留下了一道道离逝了的生命轨迹。所有经历过1976年大地震的唐山人，都很难忘记暴雨中这一惊心动魄的惨相。

“解放军会来救我们的！”唐山人民这样说着。

是的，人民最信赖的子弟兵，从四面八方唐山迅速集结。他们穿越了暴涨的河流和被地震斩断的道路，甚至穿越了生死，疾驰而来，赶赴这场穿越生死的紧急救援。灾难发生的时刻，唐山机场驻军某部十连战士也一起陷入大地的疯狂震荡之中，面对巨大的轰鸣、闪亮的白光、抖动的大地，一些指战员开始以为遭受了原子弹袭击而准备战斗，当他们清醒地判断出是地震时，迅速投入救灾行动。幸运的是，该连的几排平房没有倒塌，战士们冲出来后，一部分人员坚守岗位，修复雷达室，十几名官兵由指导员带领疾驰到1公里外的碑子院，救援那里的乡亲。从地震发生到奔赴救援地，仅仅过了7分钟的时间，那时余震未息，他们的步伐像喝醉了酒的人一样摇晃。大灾难发生的那一刻，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人民，而不是自己的安危。